

## 奇特的花树

□天马



父亲在地边捣鼓了很久。我听见他喊我，你过来看看嘛。其时，我正津津有味地看一本小人书，扣人心弦的情节让我如痴如醉，哪里想去看父亲搞的那些“空名堂”。但我听出父亲语气中的恳请，不敢再装聋作哑。

二月间的天，乍暖还寒，我穿一身棉衣，包裹得严严实实，父亲早就脱了外套，在一个树桩边忙得满头大汗。地上一片狼藉，一把锯子，一把刀子，几根树条，还有一圈黑色的塑料。

父亲说，快帮我扶把枝条撑稳。我定睛瞧去，这根枝条似乎有芽孢蠕动。父亲正修整一棵桃树，只留了三个枝丫，在其中一个枝丫上豁开一个口子，准备把这根枝条插入其中。父亲问我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不屑地回答，嫁接啊！父亲又问我，知道嫁接的是什么吗？不等我回答，他神秘地说，这绝对是一棵独一无二的树。

我不懂父亲搞的这些玩意，自然无法回应或附和，一时觉得无趣。父亲搞这些，不正好印证了母亲对他不务正业的评价么？

父亲的正业是教书，但爱好是种树。父亲喜欢在房前屋后，以一己之力描画春天。桃树、杏树、梨树、李树等，大凡能开花又会结果的树木，只要被他发现，都得弄回来，种满院坝。

小时候的家，春天便变成花的海洋。说海洋似乎有些夸张，但是用花团锦簇来形容，是写实写真的。桃花、梨花、杏花次第绽放，那真是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……那个时刻，所有美好词汇用上都不过份。

那应该是父亲最得意的时候。他漫步在花树旁，背着双手，微微仰着脸，似乎在贪婪呼吸着花的芬芳，畅想花谢后结出的甜美果实。我看得发呆，觉得鲜花背影下的父亲，像极了个将军，正在检阅即将出征的队伍，发表着激情澎湃的演说。

不得不说，不务正业的父亲，书其实教得不错。父亲在隔壁班上课，我时常能听到那边传来的哄堂大笑。有一年，我们的老师请假了，父亲不请自来，给我们上了一堂课。父亲指着窗外的桃花，应景教了一首《题都城南庄》。

父亲说，崔护转年初春，心念桃花之下妩媚的女子，探访得知女子病重。原来，自相见之日，女子便对崔护一见钟情，只待他再度造访，一等竟是一年。崔护虽至，女子却因外出失之交臂，回来见门上诗句，以为就此不复相逢，思念成疾，恹恹数日将亡。崔护大哭，至女子床前大呼，少顷，女子悠悠醒来。

父亲绕了一圈，最终把悲剧讲成了喜剧。放学后，一群乳臭未干的孩子站在父亲身后，还想听听关于桃花的故事。父亲说，听好啦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……

从那时起，我才知道父亲特别爱桃花，几近成瘾。屋前房后，父亲种的桃树也最多。但是，我想不明白，父亲为什么还要在桃树上搞嫁接的“名堂”。

似乎父亲有他的道理，他的实验居然大获成功。记得那年春天一天放学后，我惊奇地发现，三条枝丫上竟然开出了三种不同的花来。我喊父亲，父亲跑过来，两眼闪亮，如同拾得黄金万两，惊喜得近乎颤栗：儿呀，你看，这是杏花，这是桃花，这是梨花……他的惊喜让我也欢喜得手舞足蹈。父亲像个孩子又唱又跳，问我，这该取什么名好？

多年来，父亲也没有给这棵树取出名来。仔细想来，这样的混搭着实超出一般人的想象。倒是这棵树上白里透红的杏花、红润娇羞的桃花、洁白无瑕的梨花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这棵特别的、独一无二的树，变成了小伙伴口中的传奇。

一年年春来，一年年春去，我和小伙伴们迎着春风走出乡村，各自努力。春节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一定回来，只有父亲种下的花树不管不顾，每年如约而至，从不辜负春风的召唤。

有一年初夏，我和几个小伙伴相约回乡，房前屋后已是一片深绿。回望老家的春天，我再次想起父亲嫁接的那棵桃树，突然发现，年老的父亲，多么像那截黑黢黢的桃树桩。我们这群孩子，不正是这树桩上开着的桃花、李花和杏花吗？

我没有告诉父亲，怕他骂我矫情。我觉得，人活成一棵树，平凡也好，独特也罢，生长着，努力着，就没辜负春天。

## 桃花流水

□朱晓梅

白玉兰开过，桃花就隆重登场了。

早些年慕名成都龙泉驿的桃花，据说开花时节，红云一片，终未见得。后来家乡也成片成片栽种桃树，春阳灿烂时桃花灿烂。怀兴而往，感觉野趣少。所以，突然见残屋后竹林前一树桃花妖娆欲飞，便觉惊心。

抬眼，满目的粉红，新鲜、单纯、热烈，暖意洋洋又明艳耀眼，把破屋装饰得一派光华。注视久了，觉得自己被花瓣抬到空中，擦着竹梢低飞，垂眸能看到桃花的娇羞。

现在是野桃含笑，多年前，这屋里住人时，是不是也有人手扶桃树，对着不远处的人轻轻说一声：“噢，你也在这里吗？”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曾经发生过的故事，桃树都记得吧？见到人家房前屋后接天连云的桃花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驻足观赏，看花、看云、看鸡鸭嬉戏，想象着人面桃花。这是自然之趣。

其实，雨中桃花也有它的意趣。春雨解人意，丝丝缕缕，花瓣小心翼翼托着晶亮的露，更显娇艳。春风更慰人心，轻轻哈口气，桃花就一片一片地飘，旋旋缓缓的，空中润出粉意来，如梦如幻。这片还飘在空中，那片又从花蒂处脱身，而后漫漫扬扬。

慢慢的，地上散落着点点粉痕。黛玉说“忍踏落花来复去”“一抔净土掩风流”，其实，“踏”和“掩”结局相同，都是将之化作春泥，区别只在于心境。李煜见落梅如雪乱，拂了一身还满，字里行间皆是伤感。这“拂了一身还满”也应是桃花飘落之态，我却并未有悲伤之意。宁静绽放是美，悠然飘落何尝不是美，境由心生罢了。

读书时节，学校有几树桃花年年姹紫嫣红，有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的惊心动魄，简直是枝枝明媚，朵朵艳丽。偷偷折了几枝回家用水养着，三五日后，书桌上堆了变色的花瓣，我却毫无零落之忧。倘若现在，我是断不会折的。

沈复幼时往蚊帐里吹烟，想成青白云鹤观，是为物外之趣。长大后有了草木之心，也就记住了花事。李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樱花烂漫时，总爱约人去逛逛。春来花发，哪怕只因热闹，也是不辜负了春意。

桃花除长在房前屋后，长在水边更有一番风趣，如果流水畔则更妙。你想，桃树倒影，兼流水潺潺带落花而去，岂不妙哉？《桃花源记》之美，景美是其一。桃花源的桃花林，就是夹岸而生，落英缤纷自是染红了溪水。武陵渔人未歌，独是一桃花源就让后人念念不忘。汪伦踏歌而行，桃花潭必定也有桃花影吧？

唐诗中更温柔的码头是张志和，只一句“桃花流水鳜鱼肥”，尽显山水之墨笔，咀嚼中有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的清幽和春暖花开的喜悦。桃红绿水，每个词语都是多情的故人。春水涨，是桃花汛。

即使没有流水，长在池塘边的桃树也有含羞的明亮。最先惊起水花的是鸭。麻鸭、白鸭磕碰着落花倒映水间，一派欢愉。几声鸭叫，方圆十里的花都张开了清幽的耳朵，桃花更是咧大了嘴。这是乡里之趣。

民间关于桃花木的故事很多。我常常想，夸父逐日时，为什么丢弃的手杖变化成了桃林呢？桃木可保平安，譬如桃符。神话故事中，桃木还可驱鬼辟邪，常变身为桃人、木剑。那日买了一把桃木梳，有时候，愿望的实现很简单。

唐寅“又摘桃花换酒钱”自有他的怡然之乐，我是个俗人，能在春花绽放时看看也就满足。于是想，桃花树下饮桃花酒，则是另一种雅趣。独酌也好，互饮也罢，皆是心情。恐怕春风十里，尽在桃花里了。

## 梦里常忆豆鸡香

□曲三

有一种味道，潜藏在记忆的深处。无论身在何方，总是不经意地从心里泛出岁月的陈香，伴随着那如潮水般的往事把你整个湮没，甚至让你在一瞬间忍不住流泪。对我而言，罗江豆鸡，就是这样的味道。

四川罗江县（今德阳市罗江区），是我的故乡。至今回忆起童年，最美好的记忆之一，便是罗江豆鸡那让人吮指的香味。

那时的罗江是一个美丽安静的小城，清澈的汶江穿城而过，古色古香的奎星阁、古戏台给小城带来历史的沧桑感。我家在汶江边上，每到夏天，父亲会带着我和哥哥去河边游泳。那水的清凉干净，我记忆犹新。

那时，父亲在中学教书，母亲在乡下务农，全家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，经济条件很是拮据。平时，父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哥哥，十分节约，连肉都难得吃上。父亲总是习惯下午或晚上去水果摊，专门买烂得没人要的水果，因为便宜。回来把烂掉的地方削一削，照样吃。

如果遇到过年过节或家里来客，那便是我和哥哥最开心的时候。因为这时的餐桌上，会比平时丰盛不少，而且往往会上一种特别的食物——罗江豆鸡。

这是罗江最具代表的特色美食。父亲每次待客，会去街上买上两袋罗江豆鸡，切得整整齐齐，码在盘子里，以飨宾客。一块块黄褐色的豆鸡，满浸着油汁，闪闪发亮。仔细观察，可以看见一层层薄如蝉翼的豆皮裹着芝麻和各色调料，散发出阵阵奇香，让人忍不住直吞口水。

等到可以动筷时，我迫不及待地夹上一块送进口中，一种独特的香辣味立即侵入我的味蕾。细细咀嚼，越吃越香，绵软爽口，咸香鲜麻，有点像鸡肉的味道，又比鸡肉好吃，这大概就是“豆鸡”这个名称的由来吧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罗江豆鸡已有100多年历史，制作工艺十分考究，须用上好的豆浆熬煮成糊，待稍微沸腾时，手摇蒲扇轻轻地扇，豆浆表面受风微凉而凝结成一层薄薄的豆皮，用筷子轻轻揭起来晾至微干。如此反复多次，方可得到少量豆皮。然后经过切条、码料、折叠、蒸熏、烘烤等多个环节，才能得到一小袋豆鸡，可谓来之不易。罗江豆鸡的美味，能够历经百年而不衰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家里条件虽然有限，但父亲知道两个孩子喜欢吃豆鸡，有时也会把它当作一种奖励。比如，考试成绩提升了，奖励一袋豆鸡；字写得好，奖励一袋豆鸡；暑假时帮助家里劳动，奖励一袋豆鸡……豆鸡总是在特别美好的时刻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，以它特有的滋味为我们加油助力。
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在我读高中的时候，父亲得了重病。那时他已经到德阳教书，正好在带一个毕业班。他虽然身患重病，但仍然坚持不请假，说要对得起学生和家。每天晚上，他痛得睡不着觉，便起床用手按着腹部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妈妈和我们都非常心痛，劝他请假住院治疗，他却异常倔强，非要等到学生升学考试结束后，才肯住进医院。

住进医院两个月后，父亲的病情日益严重，什么东西都吃不下，原本有些偏胖的他已是骨瘦如柴。看着父亲的模样，我心急如焚，突然想起了自己最爱吃的罗江豆鸡，便用攒的零花钱去街上买了一袋，拿到父亲床前。

我拿起一块豆鸡，递给父亲，父亲欣慰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，三娃（我的小名），你如今也懂事了，爸爸以后不能陪你走剩下的路了，你自己要努力，照顾好妈妈。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。父亲本来什么也吃不下了，那天居然吃完了一块罗江豆鸡。而那也成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块罗江豆鸡。

父亲去世后，我去了外地上大学，然后上班，换了不少工作岗位，常常出差到全国各地，也吃过不少地方小吃，品尝过不少山珍海味。但最难以忘怀的，仍然是故乡的豆鸡。以致每次出差，行囊里总少不了两袋豆鸡，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，故乡的味道始终陪伴着我。

午夜梦回之时，我又看到了父亲，他和往日一样健康爽朗，正笑着递给我一袋豆鸡，说，三娃，这是奖励给你的。醒来时，我已泪流满面。

